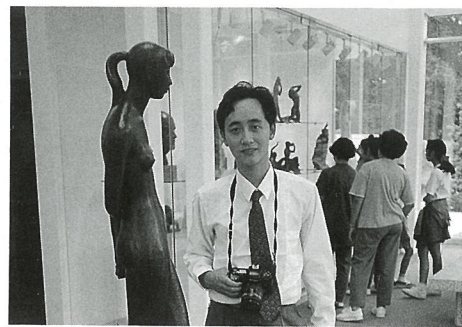


張傑的油畫風格

陳美渝



畫家張傑在國外博物館參觀

繪畫藝術是視覺藝術，一幅作品讓人乍然留神，其藝術力量往往來自作品獨特、醒目的形式所產生的強刺激，而非內容本身。倘若觀衆難在某件作品前往步玩味，我們不能苛求他們不同情創造者的甘苦，除非畫家自己找到了絕妙的形式又能通過這形式生動地傳達出某種精神內核，觀衆才會因感動而開始思索。

四川美院青年油畫家張傑，在長期對油畫語言的探索研究中不僅確立了自己的藝術座標，而且開始形成了自己獨具個性的油畫藝術風格。

看張傑的油畫，你會被他作品中那些斑斕閃爍的色塊、朦朧迷離的畫面、虛幻飄渺的形象、深邃淡遠的意境所陶醉，會為那畫面上幽遠空靈、流轉飛旋的韻律和隱隱律動的生命而驚喜。然後你會覺得要概括、評說他的作品，首先感到的是語言的困惑。

無論是那些充滿蓬勃生機、鬆馳鮮活、淡遠清新、流動飄逸、鄉土味、抒情性極強的作品，抑或是那些凝重深沉、蒼涼感、生命感與理性精神極強的作品，都無一不滲透著畫家的主體精神與生命意識，無一不是畫家自身人格精神的移植與外化。前者強調人與自然的融合滲透，無論設色與構圖都旨在表達人與自然熱烈而全面的對話。二者在畫面中被畫家處理得渾然一體、難分難解，這類作品蘊含著畫家積極的人生觀，洋溢著畫家對生活的激情與歡樂。

《白雲》中那流動的雲朵與少數民族姑娘飄飛的長髮、衣裙渾然相融，已難分天上人間、仙女村姑。畫面洋溢著一種淡遠浪漫的生活情懷，妙在不言之中。《石海》中佈滿畫面的石林肌理和以同樣色調肌理使隱匿其間的少女的身影在石林間呈現似是而非的效果。弱化人形、強化石林使人境互化、滲透，似有若無，讓人感到畫上的一色一形都無處不是躍動的情感、生命與靈性。再看那陽光暈染大地、天地萬物混沌空朦的《陽光下的羊子》以及《天地之間》、《遙遠的星》等一系列的作品，構成了張傑油畫風格中的抒情基調。

而他的後一類作品則多表現為對形而上的生命本質的哲理表達，折射出現代人的躁動與惶惑：矛盾、壓抑與張揚宣泄。獲省優秀大獎的作品《吻》和赴南斯拉夫參加“中國現代藝術展”的《呼喚》最具代表性。面對死寂、蒼涼、悲壯的荒原與沙漠，人性原始的裸露、呼喚、恐懼心理被推向極致。畫面飛旋一種滄桑感、悲壯感。《吻》則將人類對大地的熱愛渲染得淋漓盡致。透過這兩幅畫面，我們看到的是生命在蒼穹間原始的掙扎、呼喚和吻便在這掙扎中獲得瞬間的愉快。與此同類主題的還有《靜態》、《熔岩》等。這類作品凝重、深沉、博大，具有極高的哲學內涵。

張傑創作每幅作品，他都能準確地找到與之相應的形式構成，都能恰如其分地營造出表達畫家藝術精神的氛圍。

精彩的是，近年來他創作的衆多作品，盡管題材迥異，然而這些作品都有一種共同的總體風格。即畫面都呈現出由同一色象構成的斑駁、閃爍、厚重、粗獷的色塊，畫家將形象裹夾在那些閃爍、跳躍的色塊中，使光與色本身成爲了畫面的構成部分。形象融於其間便造成一種時隱時現，忽明忽暗，不甚明晰，卻又能心領神會的藝術效果。這種手法又因題材有別而各有處理上的輕重淡濃。每件作品的手法不盡相同，而所有作品的大效果又有異曲同工之妙。張傑的這一發現與潛心實踐，使他的作品獲得了獨特的藝術奇觀：總體畫面大多呈混沌、朦朧、閃爍狀，明暗對比形成光色的虛差，出現幽遠、深邃、多層次的空間感。色塊雖然迷離、跳躍，但因色象單純、衆多色塊的色象大致相同，因而畫面顯得繁而不亂，滿而有序。乍看是一片片動、靜態相間、冷熱紛呈的顏色的塗抹，細觀即見每一反復塗抹的厚重的色塊都無處不是律動著的生命與靈性。作品涵納的強大的主體精神便在這離合的色光中得到淋漓盡致的流淌與渲泄。

如果把上述兩類作品用哲理與抒情來概括其精神基調，《火種》、《熱血》、《黑白世界》等類作品則傳達出一個畫家的責任感。藝術對於自身是一種生命方式，而對於社會則是一種責任方式。不管畫家是否意識到這一點，責任方式是不可避免的。作品一經問世，便可能對社會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近期創作並獲優秀大獎的作品《黑白世界——紀念新與版畫之父魯迅先生》，作者沒有停留在一般的寫實油畫的技法上，而是用一種嶄新的油畫語言突破了寫實油畫語言的苑囿。作品除雜取油畫自身的語言精髓外，且根據題材涉及的內容，大膽營造出黑白木刻版畫的肌理效果，使作品的主題與形式珠連璧合，互相升化。爲了在油畫中突出版畫的效果，張傑

棄筆用刀，在畫面上反復塗抹黑白油料，在單純的對比中，呈現木刻版畫蒼勁、挺拔、粗獷、奔放的力度感、硬度和具有三維空間的浮雕感的油畫效果。顏色上控制住黑白間的單純性，只靠微妙的亮灰色的變化和多次覆蓋來體現油畫的厚重感。該作品一舉奪獎決非題材契合了形式的要求，重要的是作者找到了最恰當表達特定歷史背景的藝術形式，從而使作品恢宏的內涵和與之相適應的形式交相輝映，形式成爲了內容的擴展和延長，於是畫面便高揚著崇高的先驅感和如火似箭的新興木刻精神！

一個剛到而立之年的青年畫家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風格是什麼？風格是一種氣質，一種生命狀態，因此，風格是無法追求的，只能聽命氣質的充分發揮。換言之，風格就是積淀在藝術家身上的一切素質在作品中的外化形式。張傑爲創造自己油畫的個人風格，走過的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探索道路。

自幼便酷愛繪畫的張傑，十五年前便叩開了院附中的大門，四年的基礎訓練，爲他未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附中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油畫系本科，又是四個春秋的苦讀生涯。八十年代初，當五光十色的“西風”吹入國門以後，張傑的藝術思維也空前活躍。他曾摹仿、追隨過許多西方現代派大師的畫風和技巧，結果是誤入藝術探索的盲區地帶，那種追隨使他創作的作品怎麼也脫不出西方大師的窠臼。他發現畫來畫去總感到畫出來的作品不是從自己靈魂深處長出來的。那些作品與自己的精神、人格毫不沾邊。於是他開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他深諳油畫藝術雖屬舶來品，但他卻是中國人，繪畫的主體精神是來自畫家自身。西方人的油畫無疑能長出西方人的藝術精神，倘若不加深研，一味照搬、摹仿、追隨，那麼創作的油畫作品一定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生爲中國人的油畫家如果不能將自己的藝術精神投入到作品中去，那就祇能進入藝術盲區，而中國油畫家應該如何將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與油畫的表現形式縫合起來呢？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自油畫引進中國的一百餘年來，歷代畫家都作過不懈的努力，迄今爲止，中國油畫的發展亦不能說十分樂觀。張傑決心尋找中西藝術精神的撞擊點。八五年，張傑考取油畫系研究生。三年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張傑走火入魔，不停地思考、學習、作畫。八五年西方現代藝術新潮漫卷中國大地，不少青年油畫家被某些思潮所左右，從八五年起，中國幾乎每年辦一次大型的現代思潮的油畫展，後來發展成爲某種“行動藝術”，許多被稱爲先鋒派的弄潮兒風起雲湧、推波助瀾，把京城乃至中國弄得沸沸揚揚。這時剛成爲油畫碩士生的張傑卻保持了驚人的冷靜與獨立思考，他一面傾聽著時代的訊息，一面從恢宏的文化背景上去對西方藝術進行更深入廣闊的探究。其間張傑悟到了自己的藝術觀。他認定，中國的現代派藝術祇能產生在中國，祇能從中國的藝術土壤中生長出來，而決不可能靠廉價、簡單的移植剪裁西方的現代派而獲得。林風眠無愧爲中國當代的油畫大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研究的博大精深。林風眠先生不是簡單地學回了西方的油畫形式，而是將西畫的神髓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有機地融合起來了。因此他的油畫既高揚著強大的人格力量和中國藝術精神，同時又具有強烈的現代藝術精神。

張傑對西方大師們的研究，沒有停留在淺層面上。凡能有助自己繪畫的精華，他都決不放棄。馬蒂斯隨意的信手拈來，印象派色彩寫生的技巧體系，都使張傑在尋找自己的繪畫語言時興奮不已。他注重對色彩與光的研究，色彩成爲了構成他藝術語言的重要元素，他的色彩厚重而富於韻味，不但起到色彩造型的作用，更富有濃重的感情色彩。採用具象手法而又不同於具象，而是調動多種手段爲其作品服務。在大量的創作中，張傑不斷發掘自己的油畫語言，且毫不留情地拋棄那些曾經還脈脈含情過，但已不能容納自己雷電般的激情噴涌的技巧和形式。

張傑找到了自己，但張傑又在不斷地完善和否定自己。張傑的風格形成了，張傑的風格又在不斷變化。我衷心地祝願張傑在藝術上更加成功。

劉春明和譚先智的水彩畫

柯剛

水彩畫是西方繪畫藝術的第二大畫種。對於畫家來說，水彩畫也是最高挑戰性的畫種。水彩畫以它變化莫測的神奇效果，令許多畫家爲之傾倒。在水彩畫的發源地英國，古典風格的水彩畫曾經紅極一時。在現代西方水彩畫也熱門得很，有許多著名畫家專門從事水彩畫創作。

水彩畫幾乎與油畫同時傳入我國，但水彩畫的成就遠遠不及油畫和版畫，水彩畫在我國還顯得很幼稚，它的表現技法，表現題材的深度遠遠沒有被發掘出來。在公衆的心目中，水彩畫不過是中學生的美術課練習。更爲奇怪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美術院校的色彩課教學堂而皇之以“水粉畫”取而代之，其實“水粉畫”不過是水彩畫技法中的不透明技法，在西方主要是用於商業招貼畫。我國50年代，水彩畫也曾有過繁榮時期，但那一時期的水彩畫大多是些雲霧雨景，或是帥帥幾筆玩點水份遊戲，技法單一、題材面窄，給人總的印象是輕、薄、單調，缺乏深度感，沒有氣勢和力度，小品居多。

值得欣慰的是近幾年水彩畫在我國有了長足進步，湧現出一批新人新作。正如一位著名畫家所說：“水彩畫這門古老的藝術在中國一度沉寂之後又放出新的光彩，春明、先智二人作品便是一例，輕快的語言獲得了極大的表現力，作品充滿生機”。

劉春明和譚先智的水彩畫作品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我們面前，以厚重豐滿爲主要特點，這裡說的厚重不是用色的厚重，而是指表現力的深度和物體質感和肌理效果。而“豐滿”指的是用色豐富和飽滿並大膽使用重色，克服了以往水彩畫給人的那種輕飄感。過去認爲水彩畫難以表現的題材，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有很精彩的表現。如在劉春明的一幅以紅土牆爲題材的畫中，透看象用厚厚的顏料堆切而成，走近畫面仔細看，卻全部用透明的水彩色，沒有滲入一絲兒粉。他們的水彩畫具有油畫的表現力度，同時又具有鮮明的水彩畫特性，從二位畫家的作品中我們發現他們駕駛“水”和“彩”的高超技藝，水的自然流淌和滲化以及那些獨具魅力的水漬，透明和斑駁的色彩跳躍在畫中，瀟灑自如的筆法使畫面充滿生命活力。這是情感和智慧結合的產物，也是他們十數年辛勤耕耘的豐碩成果。

畫如其人，從一幅幅水彩畫佳作的背後，不竟會讓我們聯想到兩位畫家定有些不尋常的經歷。劉春明和譚先智屬於中青年畫家這一代，在當今中國畫壇，這一代人嬌嬌者不少，他們大多下鄉當過知青，又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人生道路坎坷，這正造就了這一代人內心世界豐富，有深厚的生活根基又有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他們看事物冷靜又不缺少熱情，他們的藝術作品大多沒有媚俗與耍巧，劉春明和譚先

智正是屬於這一代畫家，他們的經歷使他更傾向選擇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作爲現實主義畫家，他們作品中表現了對人生的反思和對理想的追求對大自然的贊美。

在劉春明和譚先智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房屋、大地，畫家本人就曾親身經歷過這些，劉春明曾下鄉當過九年知青，他住過泥巴土牆的茅草屋，他曾經在貧脊的土地上揮灑過辛勤的汗水。那一幅幅畫面早已扎根在他的心靈深處。今天他用水彩畫再現了這些真實感人的畫面，這就是他的畫爲什麼能扣人心弦能使觀者情感產生共鳴的深層原因。那些平凡見慣不驚的鄉村景物，在他的筆下充滿了生機，賦予了更深的內含和感人的力量。陽光洒在一堵堵紅土牆上，色彩斑斕閃爍著奇采的光彩：一道道久經風雨侵蝕、木紋盡顯在門上，去歲的春聯已經退盡了紅顏；荒原上小馬駒依偎在老馬身邊，我們感受到了那寒冷的風拂面而來；池塘邊，土牆旁隨著和煦春風搖曳的柳枝，那輕輕的沙沙聲，仿佛在吟唱一首古老而憂郁的歌。畫家善於將這些平凡的鄉間景物，升華成藝術的美，把我們帶入了崇高的藝術境界，震動我們的心弦，這正是真正藝術作品價值之所在。

如果說劉春明的畫表現了一種理性、一種深沉的思索，一個寬廣的胸懷。譚先智的畫更多的是熱情奔放中又帶有幾分淡淡的憂傷。她有許多作品是描繪古城成都風情的。她畫風潑辣、情感細膩，借對故鄉成都一磚一瓦的描繪傳達了一個女性特有的敏感，抒發了對逝去歲月的緬懷之情。那些民居小院、窗臺上的花，像彩旗般掛滿深深小巷的晒衣服；同樣是一堵堵牆、一道道門，或是古老沉重象迷一般，或是優美恬靜象夢一般，傾述著一個女性畫家更爲細膩感傷情懷和美好善良的心願，這些畫強烈地磕擊著讀者的心魂，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譚先智的水彩畫對陽光的感受和表現更有其獨道之處。那些門，那些窗，那些老牆，那些木堆總是照著一束陽光，黃的光、紅的光、藍的光，歡樂的光、憂郁的光，閃爍斑斕。陽光下跳動著生機，陰影中又透出靈氣。

水彩畫這一西洋畫種如何體現民族性？帶著這個老話題，我請教了這兩位畫家。他們認爲，任何畫種要體現民族性，主要不在形式和技法，而在內容和傳達的情感；祇要一幅畫抒發了畫家作爲中國人的真實情感，又表現的是我們中華大地上的景物，就一定具有民族特性。兩位畫家用自己的水彩畫語言，很生動地證明了這個觀點。

劉春明和譚先智在水彩畫創作上盡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他們並不滿足，他們認爲自己的幾乎每一幅畫都有不滿意的地方。不過，我的看法是世界上最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藝術上祇有用不斷探索的創造精神去攀登那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峰。